

I 震烁天下

步步生莲

月关 著

江山如画，美人如诗，
婆婆世界，步步生莲。

红粉知己伴身旁，八面玲珑处世事。
看少年如何震烁天下！

月关，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
继《大争之世》后又一超人气巅峰巨作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I / 震烁天下

步步生蓮

月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生莲. 1, 震烁天下 / 月关著.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4. 12

ISBN 978-7-5403-3664-6

I. ①步…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979 号

书 名	步步生莲 1. 震烁天下
作 者	月 关
出版 统 筹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何天祥 吴 量 田锋波
责 任 编 辑	刘 瑾
文 字 编 辑	布 谷
封 面 设 计	杨 韵
出 版	崇文书局
经 销	湖南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4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403-3664-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 /01 • 第一章 初到丁家
.....
- /17 • 第二章 有仇不报非君子
.....
- /29 • 第三章 丁家生突变
.....
- /41 • 第四章 蛛丝马迹寻官印
.....
- /56 • 第五章 狐假虎威震地痞
.....
- /72 • 第六章 巧做雪橇渡难关
.....
- /87 • 第七章 误闯浴室窥美人
.....
- /102 • 第八章 路见不平一声吼
.....
- /119 • 第九章 婉拒酬谢搭桥赴宴
.....

目录

-
- /135 • 第十章 投其所好博欢心
-
- /149 • 第十一章 舌战陆名士
-
- /164 • 第十二章 杀机四伏顺藤摸瓜
-
- /182 • 第十三章 桃花依旧笑春风
-
- /198 • 第十四章 胸怀大志欲出樊笼
-
- /218 • 第十五章 放种透明化防猫腻
-
- /238 • 第十六章 摸查猪头解库
-
- /259 • 第十七章 柳十一的秘密
-
- /282 • 第十八章 掳人竟是陷阱
-

“当当当”，社区工作者丁浩爬上七楼，气喘吁吁地敲门。

过了许久，一个瘦瘦的老头儿出现在门口，用一种很偏执的眼神警惕地打量着丁浩。

丁浩满脸堆笑地道：“老人家，我是社区来为你办理低保发放救济款的，麻烦把身份证、低保证还有存折交给我。”

老头儿冷笑：“社区的了不起么？你是来骗我钱的吧？”说着，抓起一只不知什么朝代的净瓶，狠狠向丁浩的后脑勺砸去……

在医院，丁浩拉着社区牛主任的手说：“牛主任……他……他这样打我，要……要追究他的责任啊。”

牛主任面有难色地道：“丁浩同志，他……他是疯子啊，打死人都不偿命，这事比较难办……不过，你好好休息，社区工作你不必挂心，我们还会来看你的。”就这样，牛主任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又浩浩荡荡地走了。

丁浩看着窗外，夕阳西下，一阵倦意渐渐袭来。丁浩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在睡梦中似乎听到有人在叫他……

“浩儿……浩儿……呜呜呜，都是娘的错，你根本不该……不该投生到这个世上啊……这辈子苦了你，你来世找个好人家，可莫要再受这样的委屈……”

只听耳边传来忽远忽近的哭泣声，丁浩躺在床上意识渐渐清醒过来：“我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记得一些事又不记得一些事……”

残阳夕照，把屋里的景色映得有些昏黄。

自己仰面躺在榻上，一睁眼就看到头顶的房梁，粗大的圆木，两边是一根根

像肋骨似的檩木，连承尘都没有。

缓缓扭头望去，门栏窗棂，古色古香，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一个淡青衣衫的女子正扑在他的身上哀哀痛哭，胸前被她濡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因为她俯着身子，只能看见她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却看不清她的面貌。

他是丁家的人，叫丁浩。丁家是霸州一带最大的地主，家有良田万顷，家主丁庭训是当地有名的乡绅。

由于丁氏家有米粮百万石，又地处西北，向来以对边军售卖军粮为主，不但财大气粗，势力更是雄厚，是霸州城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户。

丁浩的母亲本是丁家的一个婢女，丁老太爷有一次酒后乱性占有了她，生下了丁浩。

在那个时代，妾的儿子地位卑微，等同于仆佣，而他这个母亲连妾的身份都没有，所以他的地位和丁家普通的仆佣毫无二致。

丁老爷原配夫人生有两子一女，长子丁承宗如今替老太爷掌管着家务，长女丁玉落原已许了人家，可惜未婚夫婿因病早丧，如今还未再结姻缘，次子丁承业年方十八，是个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

丁老爷续弦周氏，如今生有一女，年方八岁。

“怎么可能，为什么感觉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事？感觉我是另一个人……”他头痛欲裂，胸中欲呕，一时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了。

想起来了，如今正是寒冬季节，自己一连发了几天的高烧，可是前日二少爷丁承业要去赴朋友之宴，仍要自己侍候套马驱车送他进城。

丁承业和那些公子少爷们在暖阁中饮酒作乐，他却站在门外半宿“风流”，结果一回来病情就加重了，以至昏厥不醒……

这一切一一浮现脑海，丁浩又惊又骇，怎么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难道我真的没死？可是为什么感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难道是被狐仙点化？丁浩真是有点儿糊涂了。

杨氏扑在气息已绝的儿子身上哭得痛不欲生。

自己这个儿子从小到大真是吃尽了苦头，就算寻常庄户人家的孩子，也没他这般受苦啊。

明明有父亲，却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

明明生在大富人家，却从小吃不饱穿不暖，比个普通佃户人家的孩子还不如。

只因为丁老太爷生怕被人知道他是自己的私生子，污了自己的名声，不但不肯给他半分关照，倒比对寻常仆佣还要苛刻。

儿子明明发着高热，二少爷还要他驾车出去，冒着大雪侍候出游。

儿子回来就倒地不起，央庄子上的郎中看了，说是高热不退十分危险，或许霸州城里的徐大医士才能救他性命。可老爷听说要派车送他去城中就诊，还得请曾是御医身份的徐大医士诊治，竟不咸不淡地吩咐道：“庄上一个普通的仆役生病，哪有套了马车送去徐大医士处诊治的道理，传出去，霸州士绅还不认为我丁某人没有规矩，乱了上下尊卑？一点头疼脑热，有什么要紧，让庄上的郎中尽心诊治也就是了。”

就这么一耽搁，眼睁睁看着儿子咽了气。老爷知道后，默然半晌，却只淡淡地吩咐备一口薄棺明日葬了便是，他真是好狠的心呐。

杨氏知道，她们母子在老爷眼中是让他大失体面的存在，他巴不得他们母子从这世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何曾把他们母子当成过丁家的人。

当初珠胎暗结时，老爷就差了郎中来，要把这孩子打掉。

那时真该依了他呀，是自己不忍心，同时也抱着一丝幻想，巴望着一旦有了儿子，老爷能心软下来，纳她做个妾，也算有个名分。

可谁知向来自诩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丁庭训只把自己这桩荒唐事当成丑闻，遮掩还来不及，哪肯纳她一个庄户人家出身的普通丫头为妾。

儿子生下来了，她的月例银子涨了，却也从此被赶出后宅，打发到外宅膳房做了厨娘。老爷对她母子从此不闻不问，形同陌路。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杨氏既哭儿子，又怜自身，哀哀地几乎喘不上气来。

丁浩躺在那儿，这一段时间已经把前因后果想了个明白，眼见身边这妇人哭得凄惨，心中一动，缓缓伸出手去。

正想唤起杨氏，门外脚步沉重，一个黑胖胖的大汉腾腾地闯了进来，人还没进屋便急吼吼地道：“杨大娘，阿呆的病可好些了么？”

这胖子姓薛名良，绰号臊猪儿，与丁浩感情最好。丁浩自幼腼腆木讷，时常受人欺负，都是胖子薛良给他撑腰，两人情同手足。

昨日丁二少去城东曲画馆，宿在姑娘那里至此方归，薛良驾车相随，心中却一直牵挂着自家兄弟的病情。这时侍候他回来，刚刚卸了马车便匆匆赶来。

杨氏流泪道：“小良，浩儿他……”

杨氏还没说完，薛良已喜道：“阿呆，你醒了？这一整天的可急死我了，你醒了就好。”

“什么？”杨氏泪涟涟地抬头，一见儿子果然睁着眼看着她，不禁又惊又喜：“儿啊，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我的儿啊……”

杨氏喜极而泣，一把将丁浩搂在怀里。

丁浩被她搂在怀里，心里不由一酸，下意识地便唤了一声：“娘……”

丁浩死了。

这消息在九进九出的丁家大院传开后，连一圈涟漪都没荡开。

尽管丁浩的身世在丁家是个避讳的话题，可是老庄户们还是知道一点当年旧事的，他们只是轻轻叹息一声，嘟囔一句：“这可怜孩子，死了也好，死了也好，早死早投胎啊……”

丁浩又活了。

这个消息在比一个庄子还大的丁家大院里还是没有引起一丝响动。

只是这回连不太清楚他身世的人都说：“这个丁浩，还真是人越贱，命越硬。也是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啊……”

倒是那位丁二少，从曲画馆回来，宽了衣，泡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喝着上好的参汤，听说丁浩而复生的消息后，大笑三声道：“这个小子还真是能挺。听说假死过的人，都会去奈何桥上走一遭，能记得些阴间景象，应该把他叫来说给我听听才是。”

屋外滴水成冰，他的房间里却是温暖如春。

房中有内藏式的大铜鼎，里面有无烟的兽炭发出阵阵热流，穿着宽松的薄袍仍然感到热流扑面。

一个穿着绮罗秀衫的侍女正坐在他的大腿上。

这俩人一身窄袖春衫，把那美妙曲线衬托得凹凸有致。

她本有七八分姿色，再巧施铅华，穿着得体，立时便显出十分颜色。

丁二少搂着她淫笑着，那女人春情荡漾地瞟他一眼，吃吃地笑起来。

不过丁二少昨夜折腾了一宿，一时却提不起上劲。

叫丁浩前来问话的说法，他也只是说说。

丁家大院九进九出，越往内越豪华，门子、仆役、长工、短工、下人、内院执役、外院执役，三六九流，分得清清楚楚。

丁家大院等级分明，壁垒森严，一个小小的外庄仆役，哪有资格登堂入室到内庄见他。

丁浩醒来后，高烧便奇迹般地退了，只是身体虚弱。外院执事开恩，放了他两天假休息。

这两天，丁浩每日游走于丁府上下，许多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和物都渐渐熟悉起来。

他已经适应了新的自己，和以前木讷胆小的丁浩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心现在是躁动的，盼望着能找一条与原来的丁浩不一样的出路。

他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一向是他座右铭，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做个贱役家丁也能坦然受之。

在这等级森严的时代，一个下人、一个家奴贱役过的日子非常苦。他想跳出这个圈子，却找不到一条自己能走的路。

他知道自己隐晦的身世。同样都是那人的骨肉，那人对一个能父慈子孝，对另一个却视若路人。原因仅仅是一个嫡一个庶，一个是他门当户对的正妻所生，另一个却是他酒后失德欺侮了别人的结果，一个是他传递香火的种儿，另一个却是他这种斯文体面人的耻辱，这人还真是“爱憎分明”啊。

下午，冬天的太阳有了些许暖意，丁浩逛到了一个僻静的小院儿，他思索了一下，想起这里是丁府中针娘织布裁剪的地方，便想转身回去。

一转身的工夫，恰好瞧见前面拐角廊下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

丁浩站住脚，抬眼望去，从背影看，那颇长的背影有些熟悉，一领青底竹花纹的棉夹袍，五彩夹丝腰带上挂着一方碧绿晶莹的美玉，头戴貂裘皮帽，仔细一想，记起这便是自己侍候的那位丁二公子，丁浩的唇角不禁露出一丝苦涩的意味。

丁二公子前面，是一个身穿月白衫子细罗裙的少妇，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月白色对襟长衫，外边又罩一件碎花布的比甲，大冬天的里边应该是穿着棉衣的，可不知是因为衣裳剪裁得体，还是天生丽质难遮掩，系着一条细细梅花结带子的腰肢偏就显得袅袅娜娜，那一头乌油油的青丝上插着一支普通的木簪。荆钗布裙，全无半点儿雕饰，可是娉娉婷婷地往那儿一站，让你看到了便觉有一股水灵灵的鲜气儿要沁进心里去。

丁二公子背对着丁浩，没有看见他，他正看着眼前的妩媚少妇，英俊的脸上挂着颇具魅惑的笑容，和气地道：“董家娘子，本公子老远的就叫你，可你走得倒快，害得我几乎追丢了人。你这是做什么来了？”

对面的少妇脸色微晕地低头道：“二公子，贵府有几件织物，过节的时候要用，李大娘便托了奴家织绣。奴家这才做好，怕耽搁了府上使用，刚刚给大娘送来。”

丁承业听了笑道：“本公子早就听说，董家娘子的女红在这十里八乡都是数得着的，我丁府的针娘可万万比不上。针娘们怕糟蹋了东西，一有什么贵重的针织绣品，都是交付娘子去做的，如今看来，竟是真的了。娘子一双手，怎么就这般巧妙？”

他一边赞叹，一边伸手去抓那少妇的手腕。皓腕细细，吃他一抓，那少妇吃了一惊，急忙一缩手，已自他掌中滑了出去，然后急急退了一步，微带愠色地扬起眉来。

这少妇一双手柔荑纤秀如兰花，丁承业感觉到指尖仍余一丝滑腻，更是淫心

大动，微带邪意的眼神中便多了几分灼热，他眉尖一挑，柔声道：“董家娘子，为什么要这么怕我呢，难道……你看不出本公子对你的心意么？”

那少妇满面羞红，说出话来却还是细声细气：“二公子，请您自重，董罗氏是有夫家的人。”

丁承业傲然道：“那又怎样？漫说姓董的短命鬼早已一命归西，就算他还活着，有资格跟我丁二公子抢女人？”

丁承业邪邪一笑，道：“罗冬儿，你知道本公子有多喜欢你么？就算是在曲画馆睡着最红最俏的姑娘，本公子心里想的都是你的模样。你花朵儿一般的年纪，难道就受得了孤衾寂寞的苦？莫不如……就从了本公子吧，只要跟了本公子，一生荣华富贵还能少了你的不成……”

“二公子！”那被叫出闺名的罗冬儿又羞又气，声调又微微有些高，“董罗氏虽然家境贫寒，身份卑微，却是清清白白的门户清清白白的人。二公子是大户人家的少爷，知书达理，又有功名在身，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若张扬开去，奴家还要不要做人？二公子，请让开，奴家要走了。”

丁承业一听，怫然不悦。他生性风流，女色之中尤好良家少妇。在他看来，良家女子虽不似欢场中的妇人一般懂得奉迎，却另有一种销魂滋味，所以最是热衷此道。

偷情是要讲情调的，琴棋书画、谈吐雅意，无一不是情媒。丁承业外表俊朗，饱读诗书，吟风弄月，弄竹调箏，骨牌蹴鞠无不精通，正是一个品位高雅的风流男子。被他看上的良家妇人，只要他略施手段，无不乖乖就范。

可谁知他这样无往而不利的风流急先锋，偏偏在这个村妇面前没了手段，罗冬儿软硬不吃，任他舌灿莲花，就是不肯上钩。

从小到大，他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弄不到手的。

他父亲家教颇严，平时使银子游逛青楼妓所，还能睁只眼闭只眼的由他去，若知他强占人妻，断不会轻饶了他。

是以还心存顾忌，要不然他早就霸王硬上弓，强夺了这俏寡妇的清白身子。

可是一再受挫，丁承业的耐心已经被耗光了，他撇下了儒雅风流的风度，眸中露出凶狠狰狞之色。

怒声道：“罗冬儿，丁家在这一带，在整个霸州城有多大的势力，你不是不知道，本公子会缺女人？我上看你，是你的福气……”

“我，不稀罕！”董罗氏针锋相对，慌乱羞涩之色渐渐被刚毅的神情所取代。

“你……”丁承业心火上升，一时忘了利害，当下就想先抱住这招人疼的小娘子狂吻一番解解饥渴，说不定她一步失守便全线溃败，彻底遂了他的心意。

不料他肩膀才只一耸，身后便有人咳了一声，干巴巴地道：“小的见过二少爷。”
丁承业毕竟做贼心虚，闻声吓了一跳。

一转身见是丁浩呆头呆脑地站在那儿，这才放下心来，不禁恼火道：“你这混账东西，到这儿来干什么？”

“回少爷，小的前两日受了风寒，蒙老爷、少爷、管事垂怜，开恩许了小的歇息两天。小的想着年关将至，少爷出行拜亲访友还要用到小的侍候，所以不敢趴着，早早起来四处走走，活络一下筋骨，盼着早日病愈，为少爷效力。”

丁承业一怔，这丁浩又是表忠心，又是谢恩，弄得他发作不得。

这种尴尬时候，他倒是忽略了平日傻乎乎的丁浩为什么忽然变得能说会道了。

心有不甘地扭头看看董家娘子，眼底闪过一丝狠意，他冷笑着推开丁浩，扬长而去。

心愿不能得偿，让这个纨绔子越想越恼，一个歹毒的念头暗暗浮上心头：臭娘们儿，你不让我快活，我就让你难过，咱们走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跪着来求我上了你！他一面走，一面发狠地想。

“多谢浩哥儿为奴家解围，二公子是个得罪不得的性子，你是丁府的人，常在他身边行走，以后自己要多加小心，免得他有意为难你。”

罗冬儿细声细气地说完，又向丁浩微微施了一礼。

丁浩方才只是瞧她身段动人，这时才算看清了她的庐山真面。

这位董家娘子算不得人间绝色，白皙的脸蛋上隐约还有几点雀斑，可那秀气的眉，秀气的眼，尖尖下巴的瓜子脸，泛起两朵红桃花时，怎么看怎么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妖娆，而且那妖娆绝不张扬，有种江南烟雨的雅致和飘逸。让人看了就有一种若不亲手撩去她的“面纱”狠狠“欺负”她一番，天理都难容的感觉。

所谓祸水，指的大概就是她这种女人了。

罗冬儿道了谢，见他看着自己发愣，不由左右看看，侧起螭首，奇怪地问道：“看什么？”

阳光映在她的脸上，那脸蛋嫩盈如玉，小元宝般精致的耳朵在阳光里有些剔透，耳珠透出肉色的嫣红，那双黑宝石般的眸子便也熠熠地放出光来，丁浩情不自禁地赞道：“真的好美。”

罗冬儿腾的一下红了脸，羞啐了一口道：“都说你呆，一向木讷老实，如今跟着那无良公子混久了，竟也学得这般油嘴滑舌。”

丁浩微微一笑，岔开话题道：“瞧你说的，好歹他也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为了这么点事跟我一个下人过不去？不过……还是多谢娘子提醒，在下小心一些就是了！”

“嗯……”罗冬儿双眉一挑，似乎也有些诧异今天素有阿呆绰号的丁浩有些与众不同的表现，她睨了丁浩一眼，这才再一施礼，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蛮腰款款，娇姿婀娜，丁浩眯着眼看着她轻盈如雀的步态，直到她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才仰望苍穹，无声地长叹一声：“其实，我也想做一个阔少爷，带着几个狗奴才，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调戏调戏良家妇女啊……”

一阵风来，把檐角的雪末子吹进了他的脖梗，丁浩哆嗦了一下，从幻想中醒来，赶紧缩起脖子，抄着双手向西厢走去……

丁浩回到西厢时，薛良刚喂了骡马回来，一见他回来，立即凑过来，挤眉弄眼地道：“喂，哥今儿弄了点好东西，一会儿给你补补身子。”

“什么东西？”

薛良嘿嘿一笑，神秘地道：“你甭问了，一会儿跟我走。”他匆匆去取了两袋麦子，一手挟着一袋，送到了磨房，然后回来一拉丁浩的手臂，“走，今儿咱们去开开荤。”

丁浩莫名其妙地随着他走开，两个人渐渐到了大院围墙边上，那青砖顶瓦的高墙又厚又结实，足有两丈高，高处还有许多一砖大的瞭望孔和箭孔。

这是大户人家必备的设施之一，是防乱世匪患的。

不止墙高墙厚，而且丁家大院庄子里的建筑是院子套院子，房舍连房舍，屋顶、房中、地下，都有通道、暗道或阻敌的战位。

发生匪患时，庄丁便成了战士，可以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墙壁房舍的坚固予敌痛击，强盗山贼们最头痛的就是这种对豪门大院的攻坚战。

前边一个角门，薛良拉开角门，向他诡秘地招了招手，丁浩好奇地随着出去，一阵寒风扑面袭来，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他身上的棉衣又破又旧，棉絮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换过了，变得又沉又硬，估计当盔甲使都能挡得住大刀长箭，一见了风，风从襟下钻上来，真是吹个透心凉。

夕阳照着大地，四野一片苍茫，出了角门就是白皑皑一望无边的大地，冬天万物凋零，除了那茫茫白雪和远处孤零零的一片树木，没有半分生气。

离庄院半里多地，堆着一个个蒙古包似的柴火垛，那是打完了庄稼留下的秸秆、麦秆等物，上面都蒙了白白一层积雪。

薛良引着丁浩过去，扒开积雪，从柴火垛下抽出一捆秸秆，带着他又找到条干涸的水沟，一屁股坐在黄土斜坡上，搓了搓冻僵的大手，这才搬开身旁一块大石头。

石头下面居然是个圆洞，薛良从里边扯出一件东西来，血乎乎的冰得梆硬，是头褪了皮的小兽，也不知是羊是狗。

薛良献宝似的道：“今儿运气好，出门遛马的时候碰到一头狍子，这玩意儿傻，要是没被人逮过，见了人都不知道躲，一棒子就撂倒了。你病才好，身子虚，吃点肉补补身子。”

说到这里，他看了那头已剥了皮的狍子一眼，悄悄咽口唾沫道：“你大良哥从小烤兔子、烤田鼠，手艺如何你是知道的，今天我还向大娘讨了点盐巴来，嘿嘿，保证把它侍弄得跟董家娘子一样香喷喷的招人馋……”

“董家娘子？看来，那个俊俏的小寡妇是庄户上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呢。”丁浩瞄了薛良一眼，只见薛良嘴里说着，已蹲在河沟里用火刀火石打燃了火，引着了干柴秸秆，把狍子穿在一根粗树干上，架在两根树杈上烘烤起来。

火刚起，还有烟，薛良一张黑胖的大脸就凑上去。

嗅了嗅那烟火气，一脸幸福地道：“真香啊，平时除了过年过节还有农忙的时候，咱们的饭碗里可是一星儿肉丝都见不到的，今日可算开大荤了。”

那肉刚架上去，根本还没有香味散发出来，他就已经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看得丁浩有些好笑。

这个汉子把他当成兄弟一般的情义，让他心里暖乎乎的。他也蹲下去，抄起那有些潮湿的秸秆树枝往火堆里填着，让臊猪儿专心地旋转着猪肉。

渐渐的，狍子肉开始熟了，肉香四溢，这一下丁浩也有些食指大动。

两个人盯着那头渐渐现出诱人金黄色泽的狍子，真像色中饿鬼见了美娇娘一般，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沫。

薛良从怀中摸出个小布包，将里面的盐巴粒先碾碎了，然后搓着细末儿一点点向金黄色的猪肉上撒。

丁浩蹲在旁边配合着旋转着猪肉，一边嘱咐道：“匀着些，匀着些，还有肚子里边。噯，一会儿剩条后腿下来，可别把好肉都啃光了，我想……给我……给我娘留一些……”

他想起刚刚醒来时抚着自己身子泣不成声的杨氏。

“还用你说，大娘对我也像亲儿子一般，我能忘了大娘不成？”薛良撅着个大屁股，小心地撒着那有限的盐末儿，一边眉飞色舞地道。

就在这时，身后一声怪叫：“嘿！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偷了厨房置备的年货在这里烤食，真是好大的狗胆！”

薛良吓了一跳，身子向前一栽，伸手一按，那只狍子就掉进了火堆，烧得吱吱作响……

两个人赶紧转头一看，只见眼前一个青襟长袍的汉子站在坡上，身材瘦削，一张狰狞的大花脸让人看了便是心中一怵。

薛良失声叫道：“九爷。”

薛良一叫，丁浩也迅速想起了这人的身份。

这人名雁九，是丁家大院的内府总管，看他一张满是疮疤的脸，穿着青绸锦衣也难现气派。

可是在丁家，那地位就连丁老爷丁庭训两个如花似玉的美妾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地唤一声九爷，因为这个雁九对丁家有大恩，是一位忠仆，霸州府志上都记载了他的忠义之事的。

说起来，那还是十八年前的事儿，当时丁老爷原配夫人在娘家刚刚产子，流氓响马就打了过来，丁夫人产后虚弱，无法带子逃命，便让家奴雁九带着小少爷逃命，自己为保清白投井自尽了。

雁九虽是个身份卑微的家奴，倒是一腔忠义，居然带着二少爷历尽艰辛，千里迢迢地寻回了丁家。

一路上可真是吃尽了苦头，他的脸就是抱着二少爷逃命时从山坡上滚下来，被草坷树杈刮花的。

丁庭训感恩图报，委了他个内管家的差使享清福，这雁九倒是乖觉，仍然亲自服侍二少爷，鞍前马后，嘘寒问暖。

二少爷丁承业虽是个薄情寡恩的主儿，对他这个忠仆倒是十分亲近，当然，这也是因为雁九对他花天酒地、嗜赌成性的事儿不但从不阻止，还帮着他遮掩隐瞒。

雁九冷笑道：“你们两个好没有规矩，居然偷了厨房置办的年货在这儿烤食，这厨房那边，真是该整治整治了。”

薛良苦着脸道：“九爷，您误会了，这豹子，是小的自己猎来的。”

雁九哈哈一笑：“你这小子还要诓我，你家九爷眼里可是不揉沙子，自己猎的？好啊，跟我回去，二少爷面前说话。”

雁九押着薛良和丁浩，提着那只烧焦了的豹子，得意扬扬回到府中。

两人被带进了三进院的一个堂屋，这堂屋里青砖铺地，立柱都是防腐防虫蛀的楠木，两旁八条大汉手举火把，丁承业跷着二郎腿坐在上首，薄薄的嘴唇抿着，英俊的脸上带着一丝戾气。

薛良跪在他面前，辩解道：“二少爷，二少爷，那豹子真不是偷的。”

雁九瞥了丁浩一眼，冷笑道：“没规矩的东西，还不跪下？你当你是丁家的少爷呐？”

丁浩看看四周围身强力壮、虎视眈眈的几个庄丁，暗暗咬牙，大丈夫能屈能伸，难道我就忍不得一时之气？如今既是这么个身份，硬抗不得。雁九、丁承业，老

子这一跪，给你们记下了。

他咬着牙根绷着脸，也在薛良身边跪了下去。

丁承业扫了丁浩一眼，两道剑眉慢慢一挑，脸上便浮起一抹戾然的冷笑：“胆大包天的东西，坏我丁家的规矩，干出偷偷摸摸的勾当来，还要巧言令色地欺瞒本少爷么？”

薛良连忙道：“二少爷，小的和丁浩绝不敢偷府上的东西，这豹子……的的确确是小的在庄外林子里捕的。”

雁九嘿嘿笑道：“就你那副蠢笨的模样，还能捕得到猎物？薛良，在少爷面前，你还是乖乖说实话的好。”

丁浩一直冷眼旁观，如今见那雁九一口咬定他们偷盗，而丁承业似乎也有心惩治他们，终于忍不住道：“二少爷，府上置办的年货有没有丢失，把厨房的人找来问问不就知道了。九爷对丁家忠心耿耿，容不得有人吃里扒外，这份忠心我……小的们都是知道的，只怕忙中出错，难免也有顾不周全的时候。”

不想丁浩这话一说，丁承业便勃然大怒：“怎么着？本少爷做事，还用你教？你们这两个狗奴才，真是好大的胆子！今儿爹爹不在家，大哥也不在家，丁府上下，我二少爷说了算。雁九，给我执行家法！”

几个庄丁不由分说，扑上来摁倒二人，抡起大棍就打了起来。

那棍子打在身上，痛得丁浩直抽搐，他抱住后脑护住要害，咬牙硬扛着。

心中不期而然想起了董家娘子说过的话，原来这相貌堂堂的丁家二少果然是个睚眦必报的主儿，自己坏了他一回好事，得着机会，他便要找回这场子。

十几棍下去，两个人的闷哼就变成了惨呼，下半截身子也像是不属于自己的了。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悲呼：“二少爷，别打他，我儿不会偷东西，不会偷东西的。”

一个女人抢进屋来，一下子扑在丁浩身上。

那庄丁收棍不及，急忙往旁一使力，擦着她的额头劈下去，打在她的肩上，痛得她身子猛地一颤。

可她才阻止了那庄丁，就马上连滚带爬地扑到丁承业脚下，抱住他的腿，苦苦哀求道：“二少爷，我儿一定是冤枉的，他从小老实，绝不会偷人东西。”

丁浩讶异地看着突然闯进来的这个女人，看到一丝殷红的鲜血从她额头涔涔而下，可她恍若未觉，只是抱着丁承业的腿为自己求情，心弦不由一颤。

“二少爷，雁管家，我儿素来老实，你们都是知道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儿一定是冤枉的，他才刚刚病愈啊，哪里禁得起打，二少爷要是不消气儿，就打我吧，杨氏愿替儿子受这棍子……”

丁浩鼻子一酸，眼前忽然有些模糊。

“二少爷！”他突然爬了起来，咬着牙撑起几乎完全麻木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大声道，“二少爷，这家当，都是丁家的，你是丁家的少主人，看顾自家家产，没有错。可是，我虽是个下人，却也不能无故受这冤枉，你说东西是我偷的，总该拿出证据来。就凭雁九……雁管事的一句话，就定我的罪，我不服！”

丁承业勃然大怒，腾地一脚踢开杨氏，跳起来道：“混账东西，就算打错了，你又怎么啦？在你家二少眼里，你连条狗都不如，打死了也不过一捆席子拖出去埋了，二少爷处治自家偷盗的奴才，官府也管我不得……”

“我，没、有、偷、丁家的、东西！”丁浩咬着牙根一字字道。

薛良趴在旁边，胆怯地扯他裤管儿，丁浩却眼中喷火，狠狠地瞪着丁承业。

丁承业气笑了：“你没偷？是吧，有个偷人的娘，还没有偷人东西的儿子？给我打，打到他服为止！”

两旁的庄丁又要扑上来拿人，杨氏慌忙拦到丁浩前面，被一个家丁一把扯开，趑趄着摔到地上。

丁浩见了，心中一股无名火腾地一下熊熊燃烧起来，心想：何谓亲娘？这就是亲娘！老子也是一条汉子，不能忍了！该死没死，本是福气，可要就是这么活着，那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死了。

他红着眼睛晃开两膀就要拼命，这时门口忽地传来一声冷斥，如珠走玉盘，冷冽清脆：“够了！丁承业，你好大的威风，上面有爹爹、有大哥，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了？”

丁承业抬头一看，阴阳怪气地道：“姐，我说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呀，我管教家奴，整肃家法，这也错了？”

“错没错，也要查过了才知道，总不能无端治人之罪！”

丁家大小姐丁玉落蛮腰款摆，长腿错落，一双鹿皮靴儿踏得青砖地面锵锵作响。

灯火下，只见这位大姑娘一袭狐裘，长身玉立，头上一顶白狐胡帽，衬着那眉目如画，妩媚中带着些许北国女子特有的英气。

杨氏当年是丁家上房的丫头，虽说早被逐出了内院，可是当年几个要好的姐妹如今在内院里都是阿姨级的人物了，哪个手里都管着些差事，在夫人小姐面前说得上话。

杨氏也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未必拦得住素来任性的二少爷，因此匆匆赶来前，已托人向内院捎了口信，通过那几个闺中好友，把事情告诉了大小姐。